

流年记

露台记

鞠良

一

老师的工作室，设在文化馆的最高层，临街。虽是三楼，却比普通民居的四楼还要高出些。上去要攀陡峭的楼梯，过狭窄的走廊，两间房也不过二十多平方米。

不知道当初建楼者是何用意，一楼二楼高得轩昂，三楼却低矮得可怜，站在屋里，举手几乎就能戳到天花板。两扇扁平的窗户，像是低垂的眉眼，睁不开的感觉。窗下，一套老旧的沙发，略显局促地摆放在一边。

二

老师是山里长大的孩子。半生漂泊，赢得无数声名后，他选择归居故里。他心里念着乡土乡亲，对文学与生活的热爱也丝毫不减。

一年间，在这两间小小的工作室里，老师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文学写作提高班，筹备了两场全国范围的文学征文大赛，开展了两次本地区中小学生作文培训，各类文学座谈更是成为日常。学员们从不同阶层、不同地区赶来，这间工作室的书香、墨香、茶香，成了他们最温暖的陪伴。

春分刚过，老师的工作室再次宾朋满座。有人调侃工作室的狭小逼仄，老师淡然一笑，随口说道：京

三

不经意间打开的小门，打开了一处尘封已久的露台。老师不经意间的一次凝望，唤醒了这处沉寂而神奇的角落。

老师和学员们动手整理露台，搬杂物、扫灰尘、刷墙壁，更换楼坡上破损的瓦片，两天时间一众人热热闹闹，兴致盎然。露台的各个角落都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地面反复用水冲刷，灰色的水泥表皮被洗得发白，在阳光下如同一张空白的旧稿纸，与两边墨色的瓦片相映，黑白分明。

望着露台前即将抽芽的大树枝条，老师让人从书房搬出两桶地坪漆，笑着让学员们猜测颜色。原来，他早已打算为露台铺上一层嫩绿，

四

露台落成，在小城之中鲜为人知，却是养在深闺、藏满诗意的所在。

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山水，真正的文人，总能在对自然的感悟中寻得心灵感藉，借万物表达人生的悲欢与生活的意趣。

“风吹声籁，日洒九垓，美哉美哉，一隅露台，得我自在。”老师从书房抱来一盆鼓着红蕾的花，放在露台栏杆前，念叨着诗句，神情陶陶。

春风轻柔拂面，带着春日的清爽，老师请学员们为这方小天地起名——“一隅闲”“文学角”“落霞台”等名字纷纷被提出，寄托着大家对美好的向往。我则即兴赋诗一首：四方好景落云台，花接春风次第开。掺得书香无别样，延霞隅里等君来。

四围粉白的墙皮干净明快，一排齐墙高的大书架气宇不凡，占满了整面墙壁。满当当的书籍色调不一，码放得不甚整齐，不显做作之气。那些常人艳羡的全国顶尖文学大奖奖牌，也和一摞书一般，很随意地堆在书架上方。

书架前雄踞着一张气派的大书桌，几乎占领了房间一半的空间，笔墨砚台一应俱全。

整个工作间，书香与墨香相互交

织。有客来访或是学员们在此聚会，大家围坐在一角的茶桌旁品茗，小小的空间里，墨香、书香之外，又多了缕缕茶香。

这处颇为简陋的屋子，便是军旅作家衣向东老师的工作室。他凭一支妙笔笑傲文坛，写下无数佳作，担任过多部电影、电视剧的编剧和艺术指导。其文人书法则深得“二王”旨趣，花鸟画意趣横生。这是一位深谙生活趣味的人。

城水立方，不如老家三尺巷。况且，我这儿地方还远不止三尺。

老师口中的“远不止三尺”，源于他近日的发现。出工作室门口左拐两三步，走廊窗边有一扇仅半米宽的小门，推门而出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文化馆顶楼，两个房脊之间，藏着一方不小的露台。

过去一年熙攘忙碌，加上露台堆满杂物，来来回回无数次谁也未曾留意过这方被遗忘的小天地。露台静默在三楼一隅，左右各是一面瓦铺的脊。一排排黑色小泥瓦如同线装书本，顺着坡势斜挂下来，瓦色墨黑浓厚，阳光下泛着油亮光泽。两条高高的楼脊，像舒展长袖的手

臂，拥着露台之上的蓝天与白云。

站在露台上向北望，不到五十米便是元宝状的凤彩山，如一幅天然画屏横在眼前。成片树林近在咫尺，挺拔的大白杨、笔直的银杏枝柯横斜，与露台齐平，一直绵延到凤彩山下。

露台之上，树冠顶端的天空湛蓝澄澈，白云从天边悠荡而来，轻盈地拂过凤彩山，又缓缓远去，自在又轻盈。露台西侧一路之隔，便是有着“北方小故宫”之称的牟氏庄园。这方小小的露台，无沧海明月的壮阔，无巫山云雨的绮丽，却藏着“楼高不碍云飞过，台小能将月送来”的妙趣。

凉爽快。

两喜鹊欢快地叫着，掠过露台，飞至檐角的大树枝头，振翅跳跃，黑色的长尾翘动不止，灵动又可爱。老师嘴角漾起笑意：这小家伙，知道咱们在这儿，是来报到呢。

树冠上的喜鹊声声欢唱，声音清脆嘹亮，众人一同观赏这灵雀的欢舞，啧啧称奇。一位年长的学员感叹：登上高台神气爽，听来喜鹊好声音，地方好，兆头好。看着喜鹊摆着尾巴飞向山林，老师也轻声呢喃：“鸟儿的语言，天生有一双翅膀。”

凌空雀翅唤起遐思，拂面的春风载着向往。这方露台凭栏迎风，极目便是山林草木，成了感悟自然、体悟文学的小小道场。

不会陷入无聊与空虚。

这正如露台前迎风待放的花，一半热烈，一半沉静，浓淡相宜，藏着鲜活的生命力。热烈以抒发情怀，沉静可涵养心灵，这般自然而然的趣味，自有其独特风采。

“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”露台之上，远山为景，草木为友，老师相伴，邀清风入座，品一盏茶香，笑谈人生百味。凭栏远眺，任时光悄然流转，处处皆是勃勃生机。

风物咏

老寨山

闫星华

我们去老寨山，是在一个柔风乍起的春日，四位好友结伴而行。

来到山脚下，映入眼帘的不是耸然而起、海拔三百七十七米的山峰，而是一座石拱坝水库。

这个奇特的水库，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座连拱坝。它的坝身，是石块砌的美观画屏。震惊世人的拱形建筑，美若卧佛，横卧在两山之间，拦出一泓碧水。水面不大，不过百米，却碧绿碧绿，让人似梦如幻。那一汪沉沉的绿，像一块其大无比、未经打磨的璞玉。春天的阳光照在上面，泛起蓝蓝的光泽，且被四周的山影笼罩着，蕴蓄着不同凡响的纯洁。

走过水库，我们便进入山的怀抱。

登山时，水泥铺就的路面，多弯却舒缓。路两边是层层树木，松树、橡树、柞树等让人目不暇接，我们仿佛行走在森林公园。越往上走，树越密，植被浓得宛如密植的麦田，几乎见不到裸露的土石。听说这里的植被覆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，是省级自然保护区。

同行的朋友是本地人，指着山坡上一丛不起眼的野草说：“这个山上有丹参、松茸、穿山龙、黄芩等一百多种药材，它们藏在这默默无闻的草木之中，等待有缘人采摘。”

老寨山之所以叫“寨”，是有历史渊源的。

听说清朝初年，栖霞人于七起义，老寨山一带是义军的据点之一，一片片石墙就是当年的防御工事。

首领于七被清军围困在老寨山上，他的舅舅在清军里当差，连夜送来密信，只写了八个字——“前坡脱靴，后坡逃命。”于七把靴子扔在前坡迷惑追兵，自己从后坡逃了出去。民间故事口口相传，无从考证。观眼前绵延数里的石墙，便知老寨山沧桑的年轮。当年的金戈铁马，似乎又浮现在我的面前。

站在主峰上远眺，群山如黛，似大海汹涌的波涛，铺展到天边尽头。山下的农舍、田畦、道路，变成了一幅优雅的画面，像陶渊明向往的世外桃源，似乎听到了远古时的天籁之音。

老寨山最神奇的地方，便是一脚踏三界，跨栖霞、莱阳、海阳三个县级市。脚踩的巨石，恰好飞落在三地交界处，像一个大大的弥勒佛，笑迎三方云来的客人。

站在山中停机坪举目远眺，老寨山的四个山峰尽收眼底。当地人讲：“大寨矮，二寨高，四寨搂着三寨的腰。”仔细琢磨，果然如此。二寨最高，让人观景；大寨略矮，不逊宏伟；三寨和四寨连在一起，像一对亲兄弟。山间的沟壑里，掩藏着三个村庄的水库，那是在火热年代，伟人号召民众留下的幸福之源，至今润泽万亩土地的水渠依然健在。

午时下山时，我们恋恋不舍回望老寨山，它仿佛沉默不语、耸立于天地间的老者，记载着历史的变迁，吸纳宇宙之精华。此山虽然没有奇峰怪石，没有飞瀑直下的壮观，却有一种浑厚的质朴，沁入登山人的心脾，让人心胸旷达。那些石墙、石房、石坝，那些草木、野果、药材，还有那些流传在民间的故事，共同构成了这座山充满魔力的内蕴。